

【学生课程作业】

民族建构、现代化与泰国南部穆斯林教育的变迁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7 级本科生 宋文思

本文的背景是泰国南部（以后简称泰南）的叛乱（Insurgency）。首先，泰国南部主要指最南端的北大年府（Pattani）、陶公府（Narathiwat）和也拉府（Yala）。这地区 80%的居民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是马来族，讲马来语¹（口音与马来西亚的官方马来语不同，而且泰南穆斯林的马来语是用爪夷文（Jawi）书写的），这与大多数泰国人有很大的不同。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泰国官方媒体往往称他们为泰国穆斯林而不是泰国马来族。15 世纪以来，泰南曾经是辉煌的北大年苏丹王国（Sultanate of Patani）²，1902 年正式被暹罗王国吞并。而且后来根据 1909 年《英国-曼谷条约》，该王国被一分为二：吉打、玻璃市、吉兰丹和丁加奴交给英国，其余归暹罗（今泰国）管辖。³这样，原属于一个“民族”的人就被国界线区隔开来，变成了跨境族群。从那以来，该地区一直爆发武装冲突，至今尚未结束。由于本文不以叛乱本身为讨论对象而是着重讨论该地区穆斯林的教育方面，关于其政治、经济成因以及事件的进程就不再赘述。

一、构造文化上的“民族”：禁用马来语教学

首先笔者将阐述自己对民族的理解。民族有政治和文化两个方面的内涵。政治上的和文化上的民族不一定完全相吻合的。政治上的民族（政治共同体）具有统一性、同质性。即尽管是联邦制但是仍然有中央政府（联邦政府）统辖全局，文化上的民族则不同。文化上的民族可以是多元的、异质性的。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政治共同体，但是文化上的“中华民族”是 56 个民族⁴文化相互交织的产物。不过，政治和文化上的民族虽有区别又有联系，文化民族建构的成功将促进政治民族的巩固，因为这会增强民族国家的人民的国家意识。打个比方，笔者认为政治和文化上的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分别类似房子（House）和家（Home）。建立政治民族就像造个房子，然后把人安置进去。如果成功建立文化民族了，房子里的人会有这样的意识：“这是我的家，我不愿意离开”，换言之文化民族就是维护政治民族的感情纽带。

20 世纪初，暹罗王国深深感受到西方殖民主义的逼迫。于是泰王拉玛五世启动中央集权的进程，1902 年把北大年苏丹王国归入暹罗版图并使之成为一个邦就是其中一个表现。泰国成功躲过殖民主义的爪牙，这样“房子”就盖起来了。

进入 30 年代，中央政府开始构造文化上的“民族”以巩固统一意识，于是加大了对泰南穆斯林生活的控制。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要成功建立文化民族即建立一个对所有族群都有感召力的民族就应该把各族群的文化吸纳进去，让他们觉得自己在国家文化层面上有一席之地。然而当时的泰国政治精英似乎不懂得这一点。他们认为政治民族就应该对应同质性的文化民族。基于这样的理解，他们就奉行“同化政策”，打造出以泰语、南传佛教和国王为特征的“泰国文化”⁵，非三者就不是泰国人。同化政策对教育的影响首先表现为 1921 年《义务教育法案》规定所有儿

¹ Aurel Croissant and Christoph Trinn, eds., *Culture,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Gütersloh: Bertelsmann-stiftung, 2009, p.22.

² Pattani 和 Patani 分别是泰语音译和马来语的写法。

³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uthern Thailand: Insurgency, not Jihad*, Brussel, 2005, p.2.

⁴ 按照中文的使用习惯。个人认为称之为族群更加合适。

⁵ Aurel Croissant and Christoph Trinn, eds., *Culture,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Gütersloh: Bertelsmann-stiftung, 2009, p.25.



童必须进入公立小学接受泰国语言与文化的教育。而且关闭了传统学校“波诺（Pondok）”。¹波诺有传授伊斯兰教伦理和讲授马来语与阿拉伯语的功能，对塑造马来人同有重要意义。因此这些举措难免招致父母的不满。30年代末銮披汶政府泛泰主义政策（Pan-Thai policy（Ratthaniyom））对穆斯林生活的干涉更加严重。他们不许讲马来语、穿马来式服装、公务员必须改用泰语名字、停止履行伊斯兰教的家庭和财产法律等待。銮披汶还把佛教元素施加在泰南穆斯林身上比如迫使学生在学校里的佛像以表示对国家的效忠。²

对于泰南穆斯林来说伊斯兰教是他们身份认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是坚守他们的信仰又使他们不符合“泰国人的标准”。可见，这样的文化上民族建构使马来族和泰国人的身份认同不可共存。同化政策导致泰南穆斯林认为这个房子不是他们的“家”，因为他们住在这里感到不自在。于是有的想离开，有的想改造，有的甚至想破坏整个结构从而能分出来建造自己的房子。基于此，泰南穆斯林与国家的矛盾就逐渐升温。

二、国家对泰南穆斯林的让步和传统与现代化的妥协： 伊斯兰私立学校和双语教育

中央政府仍然不放宽对泰南穆斯林教育的控制，因为中央认为波诺学校是极端主义的摇篮。因此政府于1961年推出“教育促进计划”，以将波诺纳入国家的教育体系。政府承认波诺的存在，但是必须跟官方注册并受政府监督。1964年政府甚至规定所有注册的波诺使用泰语讲授，可是这些政策的结果并不理想。³父母不放心让他们的孩子去这些不使用马来语的波诺上学，因为他们担心马来认同会被淡化。

对此，泰国教育部于70年代开始设立伊斯兰私立学校。这类学校结合了世俗和宗教教育：早上和晚上安排宗教教育并讲授马来语和阿拉伯语，下午采用泰语讲授非宗教课程。此类学校日益受欢迎。⁴笔者认为政府这一举措具有进步意义，值得肯定。一方面，这是中央政府对泰南穆斯林在宗教和马来语教育上的需求的妥协，体现了政府相比过去更加宽容的态度。此时国家所建构的文化上的民族比过去更有灵活，能够允许马来族传承他们的文化并保留其身份认同。这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增强泰南穆斯林的国家认同，因为他们不会觉得自己被排斥在外。另一方面，该政策的进步意义在于伊斯兰势力学校实现了传统（宗教和马来语教育）和现代化（非宗教科目和泰语教育）的结合。虽然伊斯兰教和马来语是泰南穆斯林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要参与泰国的现代化进程⁵并从其中获益就不能缺乏世俗知识（比如数理化、英语）和使用泰语交流的能力。比如如果一个泰南穆斯林青年想到其他旅游业更发达的南方各府去打工以增加家庭收入，他就必须掌握泰语否则不能跟雇主、同事或者顾客沟通。因此伊斯兰私立学校在客观上给泰南穆斯林带来改变生活状况的机会，从而既能够保留马来族的文化又能增加泰南穆斯林的社会流动性。从保守穆斯林父母的角度来看，伊斯兰私立学校的宗教色彩显然没有传统波诺学校的浓厚，可是这也换来他们子女更多的谋生、适应现代化发展的技能。因此他们也决定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进行妥协，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伊斯兰私立学校。

此外，泰国马希隆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RILCA) at Mahidol University）开展的双语教育项目也是泰南穆斯林教育的另一个里程碑。

¹ 施雪琴：《嬗变中的东南亚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研究》2008年第1期，第23页。

²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uthern Thailand: Insurgency, not Jihad*, Brussel, 2005, p.3.

³ 龚浩群：《国家与民族整合的困境：20世纪以来泰国南部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东南亚研究》2011年3期，第23页。

⁴ 同上

⁵ 泰南穆斯林大部分人口是农业人口。



该项目于 2007 年在 4 所试点公立学校开启，旨在提高泰南穆斯林儿童学习泰语的能力。双语教育项目时长 9 年从幼儿园一年级到小学六年级，教师使用马来语教泰语直至小学三年级泰语逐渐成为主要授课语言，其中用泰国文字写马来语。同时小学二年级学生将开始学习英语，三年级设有“马来学”课程讲授当地文化、文学以及官方马来语¹（爪夷文和罗马文字皆有）。²研究表明参与该项目的学生的泰语水平以及国家测验（O-Net）成绩均比普通学校高³。这是因为孩子们初步学习泰语时还有母语的帮助，所以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压力从而学习起来更愉快，效果就更好。⁴

笔者认为双语教育项目又是一次传统与现代化的妥协，其中最显著的体现是教师使用泰国文字写马来语。这是前所未有的。对于马来族传统的传承，使用爪夷文写马来语肯定是最正宗的，但是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爪夷文的工具性日益减弱。新一代泰南穆斯林要想拓展发展空间，在其他非农业行业或者在其他地区寻找工作机会，泰语能力是必备的。因此与伊斯兰私立学校同样的道理，泰南穆斯林难以避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就需要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进行一定的取舍。虽然泰语能力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以马来语能力的下降为代价，但是这也换来泰南穆斯林改善社会状况更大的机会，从而改变他们相对被边缘化的局面。比如说如果他们掌握了泰语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参政，在会议上代表泰南穆斯林发出声音，引起社会舆论。泰南穆斯林精英在政坛上的数量越多，他们的力量就越大。这反过来或许有利于谋求更大的自治权或者进一步争取国家对他们的文化的保护与肯定。

三、回首过去，展望未来：对哈吉·苏龙的回应与泰南穆斯林教育的改善

在泰南穆斯林争取国家对他们文化风俗的包容的斗争中有一位重要人物叫哈吉·苏龙（Haji Sulong）。他于 1947 年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著名的“七点要求”，其中一条涉及到教育即第三条：必须以马来语为小学的教学语言。⁵笔者认为考虑到同化政策给泰南穆斯林带来的压力，他的请求是有道理的。可是从现代化以及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他的请求会限制泰南穆斯林自身的发展。从中学开始学泰语显然太晚，这几年的差距会使他们在获取世俗的知识（尤其数理化）乃至升学上遇到更大的困难。因为用爪夷文写的现代读物数量非常有限，国内高等教育机构也都是用泰语授课的。仅仅掌握马来语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发展空间局限在泰南地区（因为马来西亚也不使用爪夷文了），同时局限在农业（因为其他行业对泰语能力的要求更高）。因此兼用马来语和泰语作为小学教学语言是更合理的需求，而且或许更能得到当时政府的批准。

回到当下，笔者认为伊斯兰私立学校和双语教育各有优点，对泰南穆斯林的整体发展都有帮助。不过基于现有的资料，笔者的理解是两种教育之间仍然有隔阂即双语教育项目只在极少数公立学校中开展。这就造成了困境因为公立学校不开设宗教课程，相当于如果想更好地掌握泰语就要放弃宗教科目。因此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泰南穆斯林教育的质量同时保留他们的文化，教育部应该将伊斯兰私立学校和双语教育结合在一起：以伊斯兰私立学校为基础，把双语教育项目嵌入进去即在低年级用马来语教泰语。这样的安排有好处就是孩子们不需要用周末的时间去补宗教课，减少了他们学习的负担。另一方面，父母也不会担心孩子用泰国文字学马来语了会对爪夷文和阿

¹ 指马来西亚的官方语言

² [泰] 马希隆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往美好的未来的桥梁：泰南的双语教育项目》，2018 年，第 9 页。

³ 指全程使用泰语给穆斯林儿童授课的学校

⁴ [泰] 马希隆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往美好的未来的桥梁：泰南的双语教育项目》，2018 年，第 3 页。

⁵ [泰] Putthapol Mongkolworrawan：《关于哈吉·苏龙“七点要求”的一些事实》，《宋卡王子大学学报》2009 年 3 期，第 15、22 页。



拉伯文感到陌生，因为孩子们在上午的宗教课都会接触到这些文字。总之，笔者认为将双语教育纳入伊斯兰私立学校的框架会使泰南穆斯林教育得到改善。这样他们就能更好地适应现代化，同时对国家更加认同因为他们的文化和泰国人身份能够并存。

不过，从民族建构方面来看，仅仅改善泰南穆斯林教育以配合他们文化的传承是不够的。非穆斯林的教育也应该为此做出一些改变。也就是说不仅要鼓励泰南穆斯林学习泰语，国家也应该鼓励非泰南穆斯林的泰国人学习马来语。最重要的是要调动泰南非穆斯林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可以以马来语课的成绩为申请大学的加分项目。这些学生掌握了马来语就可以跟穆斯林沟通，增进彼此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改善族群间的关系。从泰国的学术和职业测验（Professional and Academic Aptitude Test, PAT）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泰国教育对马来语的重视显然不够。PAT 测验是大多数学生报考大学需要参加的，其中 PAT7 是语言能力测验。目前 PAT7 有法、德、日、汉、阿拉伯、巴利和韩七种语言。巴利文的工具性实际上比马来语还要低因为只用于佛教经典教学，然而仍能够作为一个测验项目。因此为了体现国家对泰南穆斯林语言文化的包容以及鼓励更多人来学习，笔者认为教育部应该考虑在 PAT 测验中增加马来语。

结语

泰南穆斯林的教育的发展过程相当曲折：从 30 年代遭到同化政策的压迫，到 70 年代宗教与世俗教育的结合，再到 21 世纪双语教育的出现。背后的推动力是民族建构和现代化进程。起初中央的政治精英想建立同质性的文化上的民族，所以排斥他们视为“非泰国”的元素，导致马来语在泰南穆斯林教育中被禁用而且不少波诺学校被关闭。后来由于遭到泰南穆斯林坚强的抵抗，中央政府逐渐改变对建构民族的态度，从强迫同化到包容对待他们的文化。因此出现了结合宗教和世俗教育的伊斯兰私立学校以及双语教育项目。必须承认，这一变化使泰南穆斯林教育与马来传统的教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泰南穆斯林之所以接受这些变化，是因为现代化的需要使他们意识到获得世俗知识和学习泰语的重要性。如果不具备两者，他们的孩子未来的发展将受到限制。这样国家与泰南穆斯林、传统与现代化就在教育上达成了妥协并塑造出现行的教育。

为了深化民族的建构和进一步提高泰南穆斯林参与现代化进程的能力，中央政府应当结合伊斯兰私立学校和双语教育项目。同时推广对非穆斯林学生的马来语教育以促进族群间的交流，改善他们的关系，从而为解决泰南叛乱创造有利的条件。

参考文献：

-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56-394 页。
- 龚浩群：《国家与民族整合的困境：20 世纪以来泰国南部马来穆斯林社会的裂变》，《东南亚研究》2011 年 3 期，第 20-25 页。
- 李一平、吴向红：《冷战后泰南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原因探析》，《南洋问题研究》2007 年 3 期，第 39-49 页。
- 马戎：《从社会学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 年第 6 期，第 11-17 页。
- 马戎：《少数民族的现代化发展与双语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 年第 3 期，第 136-156 页。
- 施雪琴：《嬗变中的东南亚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研究》2008 年第 1 期，第 21-26 页。
- Aurel Croissant and Christoph Trinn, eds., *Culture, Identity and Conflict in Asia and Southeast Asia*, Gütersloh: Bertelsmann-stiftung, 2009.
-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Southern Thailand: Insurgency, not Jihad*, Brussel, 2005.
- [泰] Putthapol Mongkolworrawan: 《关于哈吉·苏龙“七点要求”的一些事实》，《宋卡王子大学学报》2009 年 3 期，第 15-27 页。
- [泰] Suwilai Premrirat: 《双语教育（泰语-马来语）项目的进程》，《研究社》2009 年 4 期，第 11-15 页。
- [泰] 马希隆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研究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通往美好的未来的桥梁：泰南的双语教育项目》，2018 年。

